

山魂水魄的叙事密码

——读林汉筠《黔地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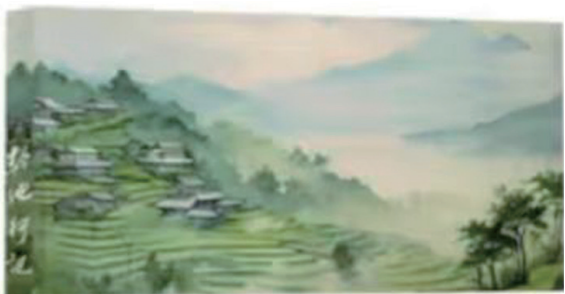
黄清

读了林汉筠《黔地行记》一书,有如品尝家乡刚出锅的小甑子酒——“苞谷烧”,有一种清纯爽清新,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的感觉。

《黔地行记》精选那山,13篇;那水,7篇;那人,7篇;加上引子《一张照片的诱惑》共28篇文章。是作家赴黔参与东西部协作,在黔地工作半年时间里,进村入寨,感受山山水水、感悟人文精神、感触风土人情,以自己的视角写下的手记。

作家别开一格,有着他自己独尊和自诩。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将德江山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人文景观以一种全新无雕饰地呈现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开篇点题——引子,“车行城市间,人在画中游”,蜻蜓点水式地一笔带出黔地德江的人文景观。那山那水那人是正题,是对引题的全景式书写与描述。看着书中的文章,随着作家发散的思维,就像在黔地德江这块土地上赶集、游山、玩水;品茗、寻史、小吃。不亦乐乎,不可名状!

黔地是红色圣地。《夜宿枫香溪》,瞻仰红三军人



黔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事迹;《宋至平的十字关》,追寻黔北工委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洞佛寺的火光》,缅怀为解放德江而牺牲的烈士;《险滩之上品读历史》,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无数英烈的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作家以一种赤子情怀的心情,记叙加感慨,对德江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将所思所悟以一种自然清新复原重现。作家的使命是面对本真生命,回顾历史,给人一种“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给人一种敬畏之心,积极向上的心态。

黔地是山水相依。《一条河流的天机》,书写高山之巅,美丽洋山河,宛如大地撕开的一个口子,生动地勾画出大自然鬼斧神工;《潮砥之砥》,浩浩江水,不舍昼夜,聆听乌江船工号子,追寻先民足迹,荡气回肠。天人合一,作家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在想象与现实结合中展现山水之美,体味着人生在行动中的意义。

黔地是好客之乡。《上堰听茶》《煎茶“刨汤”》《熬煎茶,嬢嬢的味道》,德江的美食,不胜枚举。作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全新的视角将德江的美食别开生面,

给人深刻印象。《土家山寨数星星》《春到山寨桃花艳》《诗意的鹿溪》,情真意切,质朴天成。黔地人民的好客,生动而自然。文中还用细节对乡村留守老人的描写,让人反思。

黔地文化底蕴深厚。读着“黔中砥柱”“安化县文庙”无不使人感受黔地德江这块美丽土地有着厚重的文化。《观雉》《舞龙》《哭嫁》活灵活现。读着读着就会感觉自己无形中参与正月十五疯狂炸龙、参加六月六激情洒水嬉戏;不知不觉中体验了土家花灯、融入了跳滩戏唱山歌。

黔地行,还可以见到一幅幅虫鸣鸟叫、狗吠鸡啼的画境,一个个幸福的村庄。“一头头披着霞光的黄牛,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排队般从山头走来,这幅‘山寨晚归’水彩画,顿时随着红光点点而流动起来。”“对面石窝里,摆放着好几排蜜蜂箱,远远地听到蜜蜂‘嗡嗡’声。从石窝里钻出来的松树、枫树,形成它们与外界的天然屏障。如果不到近处,根本想不到这里藏有‘千军万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村庄跃然纸上,无形中体现山寨的变化。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黔地行记》这本手记是作家用脚步书写黔地,用心灵在触摸黔地,把德江的地域文化写活了。读着能感受到作家收缩有度,给人一种身临其境,既有清新感又有回味感。作为土生土长的德江人,念着书中那熟悉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更能感受到的是作家的中肯,对黔地的宣传与推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此刻,我想起了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想以此诗送给林先生。

向林汉筠及他的《黔地行记》致敬!

英雄的寻觅者

杨秀夫

松桃苗族崇尚勇武,极富英雄情结。松桃苗族诗人龙险峰从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毕业后任过松桃自治县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铜仁市文联主席,诚如其名,他一直在不断地征服一座座诗歌险峰,是诗歌高峰勇敢的攀登者,今年7月份他又在《民族文学》发表了组诗《寻觅英雄》。组诗《寻觅英雄》彰显了龙险峰的英雄情怀。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这句话,也被龙险峰在公众场合多次提及,龙险峰是一个富有英雄情结的人。《寻觅英雄》这组诗是乎又很好的反证了这一判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引领者,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英雄发挥了车头的推动作用。龙险峰对英雄有了哲学高度的思考,他用诗歌的形式,从文学的角度对英雄进行了浪漫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注重逻辑的推演,而在乎情感体验,着力于诗歌艺术的再现。

龙险峰是怎么寻觅英雄并用诗歌再现和表达呢?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从大木村开始,从大木村的一副红军标语入手。在《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中龙险峰如是写道“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保存至今 笔画刚毅/每个字都有力地扎进民心/让大木村的百姓用心守护”。这条红军标语,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还笔画刚毅吗?诗歌的逻辑不等哲学的逻辑,但这两种逻辑的本质是一致的,笔画刚毅是因为他扎进民心,有百姓用心守护。英雄的生命力,英雄的生命的维度,在于人民群众对红军标语或英雄的态度,在于人民群众的英雄情怀。红军的标语或人民的英雄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诗歌的形式表达出的哲理更有情感的温度,但也不失哲学的深刻,也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是组诗《寻觅英雄》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中,没有出现英雄二字,我们还是能够确切的感受到英雄在大木村的存在,这在于作者成功的运用借代这种修辞手法,红军标语借代英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也必然要进行第二次艺术创造,仿佛感觉到英雄是人、是事件、是特定时空下的物。红军标语蕴含了英雄人物和英雄事件,红军标语是英雄的载体之一。在《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中,诗人是怎样认识英雄的呢?“守护了几十年的红军标语/如大木树 岁岁枝繁叶茂/托起爱的果实 让大木村的百姓/每每说起红军长征的故事/人人都露出骄傲的笑/大木村人人都拥有大木的品质/记得红军的爱/任凭风雨吹打/人人都用心/守护红军标语/百年千年不剥落不褪色”,人民的英雄,有对人民的爱;人民的英雄,必须扎根人民,才会枝繁叶茂,才会开花结果,才会繁衍不息,代代传承,永不褪色。显然这种英雄观,是很朴素的,是经得起时间浪花淘洗和检验的,浪花淘尽英雄?浪花岂能淘尽英雄?“大木村的红军标语就是一句话/简单得如大木村的大木/顶天立地 给大木村的人民/带来无尽希望”。英雄不复杂,英雄很简单,英雄很具体,英雄顶天立地,人民的英雄是人民的希望,时代需要英雄,人民需要英雄,英雄永不过时。

因为龙险峰富有英雄情结,所以他要《寻觅英雄》,诚心做一名英雄的寻觅者。“一条进村路/连接着昨天与今天”,这条路就是历史的轨迹,大木村是特定的历史空间。作者沿着这条路,试图向特定历史时空,直抵大木村红军路过的时代,仿佛看到“那一双双草鞋踩飞的泥土/泥土里有军号吹出的星星”,仿佛听到“泥土里有石子撞击子弹的声音”。这样的语句很优美,诗人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把视觉、听觉和幻觉成功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泥土里有军号吹出的星星,把通感这种修辞手法用至化境,让人觉得视觉表达听觉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在幻境之间,让人感到作者的英雄情怀“环佩叮当,款款而来”。“英雄无名/白果树上的白果/就是英雄的人名/落在村庄的土地上/任风雨浸淫/再长出一棵棵白果树/树上再长出人名/其中有人成了英雄/有人成为英雄的寻觅者/比如我就是”,这句句成功地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以实写虚,虚实结合,表达哲理。英雄催生英雄,也催生出英雄的寻觅者和追随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循环不息。作者把自己定位为英雄的寻觅者,在点题时戛然而止,但英雄之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英雄的情怀,叮当作响,长久不息。

我觉得《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和《寻觅英雄》构筑了组诗的基本框架,是组诗抒情的坚实铺陈,是组诗起承转合中的起。《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和《寻觅英雄》打好了英雄的底色,在这种底色之上英雄有他的时代特色。《拥有》反映出了当今有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追求英雄;《木屋》重在表达人们对英雄的仰望;《星耀的祝福》或许重在表达英雄的延续和传递;《与一棵大树聚餐》似乎在日常的炊烟中,英雄会被无意或有意的遗忘,这种遗忘对作者来说是痛苦的,“我的悲伤比一只飞过大海的鸟的悲伤”。英雄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也许会赋予不同的含义,但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而奋斗、而付出、而牺牲的底色不会变,就像红军标语,内容简单而红色的色彩却很鲜明。诗歌越来越呈现多解性,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同样,组诗《寻觅英雄》也是很让人多解的,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英雄内涵和英雄情感,但人民群众眼里的英雄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种一致,才会让大木村的一条红军标语保存至今,才会让人民的英雄存活在人们的心里,这是我读组诗《寻觅英雄》的理解。

2023年的7月,党走过了102年的历程,在远离硝烟的今天,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英雄的情结被岁月淡化,诗人龙险峰发出了寻觅英雄的召唤,时代需要英雄,人们要善待英雄,更多的人不妨像诗人那样——“成为英雄的寻觅者”!

扎根乡土的生命群像

——读聂洁《我在老鸱林——驻村帮扶手记》

龙正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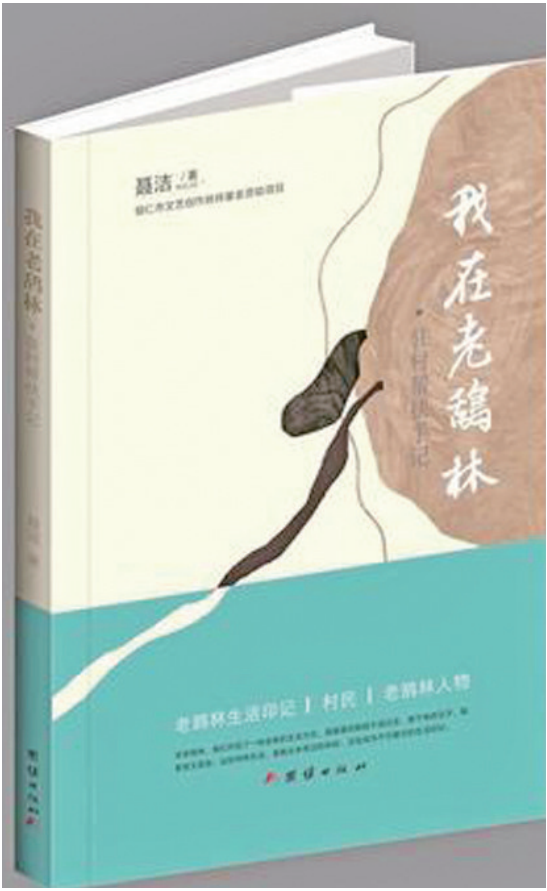
“读书是一场温柔的相逢——那些我们读过的书,早已在无形之中带我们跨越现实的边界,成为应对忙碌生活的底气。”看到这句话,内心澎湃一个声音,作为一名乡村教师,读书必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聂洁作品《我在老鸱林——驻村帮扶手记》摆在书架上已经有些时日了,那时总是匆匆翻阅。此刻再次品读,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感悟聂洁的脱贫攻坚。聂洁是个有心人,她把自己在老鸱林驻村帮扶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文字中,她从经历者的角度把驻村帮扶的生活幻化成了一本书,一本书其实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馈赠。《我在老鸱林——驻村帮扶手记》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她在老鸱林的生活;第二部分,写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村民;第三部分,写跟她朝夕相处、性格怪异的几位攻坚队员的故事。

聂洁是石阡人,那年她带领石阡作家到松桃交流,有幸认识她,从而有机会品读她的作品,《我在老鸱林——驻村帮扶手记》就是其中之一。经常看见她的文字在《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版》流淌。近段时间,刚好再次走进她的驻村帮扶,聆听她经历的故事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用文字烹煮的鲜美佳肴,在扎根乡土的生命群像中倾听时光流逝的声音,对于驻村帮扶,我想《我在老鸱林——驻村帮扶手记》就是最好的诠释,那是滚滚红尘中生命的启喻,她对微观视角下个体命运的深度刻画,从苦难叙事中诉说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进而描绘攻坚战场上扶贫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微观视角下个体命运的深度刻画

《住处》《室友》《夜里不敢独行》《高山之上》等篇章中,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驻村生活,没有住所只能借住在敬老院,她在敬老院,认识了相关的人,每天与这些人在一起,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其实敬老院的老人或者年轻人都是不幸的,每个人就是一个故事。简陋的住所里,斑驳的墙皮成为日常背景,《室友》中写了老安,老安是个对工作对生活很细致的人,与老公聊天都是聊脱贫攻坚,找佐证材料,有时连做梦都是,在消失的周末中她们一起做了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脱贫攻坚吃住在村。从沉默寡言的技术员到开朗直爽的支教老师,在狭小空间里碰撞出别样的温暖与共鸣。《夜里不敢独行》中,那个喝酒的男人悲惨的遭遇是不值得同情的,在农村一个与村里格格不



入的人,落魄的人一般得不到同情,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被无限放大,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作者在行走的路上恐惧与自我鼓励,将驻村工作者的脆弱与坚韧交织呈现,其实她所表述的内在感悟表面的叙述已经一目了然。《高山之上》对偏远村寨“股家坡”的探访,那是对未知世界的向往,更是对一个村寨的叙述,她以冷峻笔触揭露地理阻隔下的发展困境,让读者触摸到扶贫工作的真实质感。

每一篇是单独的故事,聂洁用脱贫攻坚的主线把每一个故事串联,让读者从中去感受印证时代的伟大,这些故事印证了她是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个体命运与伟大时代息息相关,在微观视角下对个体命运进行了深度刻画。

苦难叙事中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

《夫妇》《住破房的老人》《哑女》等篇章聚焦弱势群体,构建起震撼人心的情感图谱。那对相依为命、即便身患重病仍努力劳作的夫妇,用布满老茧的双手编织生存希望,他们无儿无女,这样在农村是受歧视的,他们在孤独中敲击生活的渴望。“这是个叫人哭笑不得的老头,他原先是要写大字报告发我们的,现在写起了感谢信!虽然语句不通,但我的心情我还是读懂了。这个老农,他心里渴求改变,可谓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个情绪外露而又反复无常的老头,我对他表现出的热忱、兴奋,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冷静——说不定哪天,某件事又让他不满,那时,不知会不会又要拿写大字报来威胁人。”改变和反复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思考,聂洁思考的仿佛也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思考的,如此语言让我们从中读懂了乡村,读懂了乡村人们的心灵。

“远远望去,孤立在那片庄稼地里,十分显眼,得知那里住着一对老人时,我吃了一惊——脱贫攻坚都已经进入总攻阶段的此时,竟然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这是《住破房的老人》开篇的话语,从中我们感悟了作者的困惑,这也是我的困惑,随着了解的深入,老人是个残疾人,作者负责忙里忙外帮助他办理了残疾证,享受了该享受的优惠政策。我想这这就是一个驻村干部的担当。住破房的老人,在四面漏风的陋室里守护着对故土的眷恋,他们守着的是生活,是搬不走的

故乡。无法言语的哑女,通过手语与眼神传递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这些人物身上,苦难被淬炼成直面生活的勇气,他们的故事不仅是贫困现状的注脚,更折射出人性中最本真的尊严与力量。聂洁用参与者的视觉,立体地把自己所看到的人,用文字把他们融入世界中,从所有的事情发展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当一切那么自然的时候,我们明白活着不易,聂洁在苦难叙事中突出了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

攻坚战场上扶贫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攻坚队长》《老王》《贾老师》《蔡院长》等篇章则书写了立体鲜活的扶贫工作者形象。“我们都不把我们的攻坚队长称队长,而是叫他‘金主任’,真名金广富,是乡农牧科技中心主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难得见到这位队长露出笑脸,据此认定这人有点阴,对他也就敬而远之。”这样的描写,那是攻坚队长给予她的印象,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接触次数的增多,慢慢地发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用心用情在老百姓身上的好人。老王扎根村寨十余年,将半生心血化作蜿蜒的通村公路;贾老师曾是某乡小学老师,几年前改行,调到石阡文联和聂洁成了同事,他们来往不多,因为他们一起去老鸱林村脱贫攻坚,才交往密切起来。“贾老师脾气好,她的招牌表情是一张笑眯眯的脸,似乎从来都不生气。”简单的描写让贾老师突然鲜活起来,或许贾老师曾经想用知识照亮山区孩子的未来,在三尺讲台上书写教育的诗篇,人生的行走改变了她的轨迹,做事认真,特别是填写“四合一”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蔡院长的故事让脱贫攻坚的日子充满了惬意,林林总总中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是一一个个生命个体闪现的光辉。这些人物以不同方式诠释着“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他们的坚守与付出,构成了脱贫攻坚最坚实的力量。

从大的方面来说,脱贫攻坚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线,实现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聂洁用文学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讴歌了形形色色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聂洁把记录的方向融入她参与的真实事件中,老鸱林是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老鸱林的变化,可以从中间看见贫困地区的变化。相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脱贫攻坚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水电、网络等条件,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提升了贫困人口的教育、医疗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整本书通过对不同群体的细腻书写,编织出一幅宏大而真实的扶贫画卷。作者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未过度拔高英雄主义,而是以平视的视角记录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让读者在平凡中看见伟大,在困境中触摸希望,深切体会到脱贫攻坚不仅是数据的更新,更是无数生命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温暖征程。“如果没有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朋友,在随手翻阅这本小书时,能从中发现一点自己的影子,已足以令我欣慰。《我在老鸱林》,就是这段特殊日子的见证”这是她在序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经历者的情感独白,也是大地的声音。